

爸,还认得儿子么

李晓

我楼下有个老人,常常半夜里起来趴到阳台上,望着楼下的方向出神,有天晚上,我还被他的喊声惊醒了,老人在喃喃地呼唤:“辉儿,辉儿……”

我后来才知道,老人呼唤的辉儿,就是他的儿子。儿子在山东济南安了家,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。前年,老人的老伴儿去世了,不久后的一天,老人在电梯里兜兜转转了好半天,是他迷糊了,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了。老人的女儿告诉我,爸爸有些痴呆了,有时认不得她,常常抓住她的手,哆嗦着说出话来,但爸爸常常在家里翻开老照片,看到儿子小时候的照片,他就兴奋地喊:“辉儿,辉儿……”

还有我的朋友老牟,他父亲八十一岁那年,患上了老年痴呆。老牟在小区大门外摆了一个卖百货的小摊,母亲已走了二十多年,经过商量,他把患老年痴呆的父亲送到了离住家不远的养老院住下。那里有父亲的好多老伙计,有人陪他唠嗑,说不定会让老人混沌的意识清醒起来。

有天,老牟买了水果去看父亲,父亲一个人靠在墙角,流着口水,像婴儿呛奶一样,胸前还兜着一条帕子。老牟给父亲削了一个苹果,父亲憨憨地笑着,接过水果吃了起来。吃完了,父亲说了声:“叔叔,谢谢啊!”一声“叔叔”,让

老牟心如针扎。

老牟一把掰过父亲瘦削的肩膀,大声唤父亲:“爸,我是您的儿子!”父亲呵呵呵笑了起来,如梦初醒的样子,嘴里嘟囔道:“儿子,儿子……”

老牟走到了大门前,父亲一直在背后跟着,嘴里在喊:“儿子,儿子……”

老牟回头,望见父亲蓝幽幽的眼,似有一层雾阻隔着。他拉住父亲的手用哄劝的口气说:“爸,听话啊,我常来看你的。”父亲一下靠在了他怀里,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:“你真是我儿子吗?”“爸,我真是你儿子……”老牟一下哭出了声,肩膀抖动着,像风中的树。

那一刻,老牟突然决定,把父亲接回家。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,是不是觉得自己真没儿子了。老牟也顿时坚定了信心,一定要让父亲,天天记得他这个儿子。

老牟把那个小摊转让了出去,就这样成天守着父亲,有时朋友约他出来喝酒聊人生,他一般也不参加了。老牟在电话里说,我照顾我爸呢。

老牟跟我说起他父亲的好多趣事。比如,家里来了客人,有好几次,父亲偷偷摸摸把客人放在客厅装钱的包摸索出来,把钱藏起,客人回去后,才发现钱不见了,忍不住给老牟打电话过来问。老牟隐隐感觉是父亲干的,把父亲叫出来问:“爸,钱呢?”父

亲把钱一张一张拿到沙发上摆好,认真地说:“你急什么,我明儿把钱给你存到银行去。”“爸,我自己去存。”老牟把钱从父亲那里哄骗过来,还给了朋友。还有,老头儿把自己当年攒的粮票布票拿出来,让他去买肉买菜。老头儿说,我自己有钱,都给你攒着。老头儿一辈子,最怕成了一个吃闲饭的人。

有次,我看见老牟为他父亲洗澡。老牟给父亲搓身上的泥,老头儿一把瘦骨头,起初还感觉有些别扭,后来,就那么孩子一样温顺地俯靠在了老牟肩头。老头儿裹着浴巾出来,坐在客厅沙发上,对老牟说:“儿,下次我给你洗澡了,我们轮流换。”“爸,您不要这样客气,我是上天派来伺候您的!”老牟大声说。

我以为老牟是一句逗父亲的玩笑话,却见他很庄重的表情。老牟告诉我,父亲常跟他客气,他就用这样一句话来回应痴呆的父亲,他要父亲相信,他真是上天派来的,照顾他父亲风烛残年的时光。

每次听到这句话,父亲就沉默了下去。老头儿相信了,有一个上天特地派来的人照顾他。我也由衷地希望,老头儿要明白,这个上天派来的人,就是他的儿。

天下儿女们,请别再等待了,快快回家去看看那些痴呆了的爹娘,让爹娘摸摸你的手,一旦血脉贯通,他们说说不定会从混沌中醒来,喊上一声你的乳名。

篱笆爬满牵牛花

鲁珉

不经意间,秋风已经开始吹黄各种叶子了。只是那门前篱笆上的牵牛花,却依然在自顾自地开着。

这也难怪,牵牛花的花期很长。从炎热的6月,一直开到秋风徐徐的9月,而且秋天是花朵最繁盛的时期。

老屋还是那种土墙老屋。和老父亲说过很多次,把老屋翻修成水泥砖的楼房,可他一直摇头。于是,那栋老屋便一直矗立在村头,连同门前的那一道篱笆,成为村子里一道古风古味的风景。

中秋小长假,回到老家。还没走进老屋,首先映入眼帘的,就是那篱笆上开满的繁星一样的牵牛花。淡红的、天蓝的、淡紫的,像一只只彩色的小喇叭,挂在篱笆上,不时有蜜蜂在上下飞舞。

一直在小山村长大,牵牛花在眼中就是太普遍的小花了。记得在秋风吹起的时节,在田野随处可见一朵朵沾着露水开放野花,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,我最喜欢的就是牵牛花。

牵牛花美丽、质朴,不骄奢,古往今来,深受人们喜爱。在民间传说中,牵牛花常跟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,寄予着世人美好的愿望。

宋代诗人林逋就曾在诗中写道“天孙滴下相思泪,长向深秋结此花”,天孙指的是织女,是说牵牛花是织女的相思泪变成的。在宋代诗人危稹笔下,牵牛花是“应是折从河鼓手,天孙斜插鬓云香。”河鼓指的是牛郎星,是说牛郎摘下牵牛花送给了织女,织女把花斜插在发间。因了这些传说,牵牛花又有了许多神秘的色彩。

“素罗笠顶碧罗檐,脱卸蓝裳著茜衫。望见竹篱心独喜,翩然飞上翠琼簪。”宋人杨万里曾经写下对牵牛花的情感,用一种近乎拟人的手法,表达了对牵牛花的钟爱。

齐白石也喜欢牵牛花。晚年时他精心画了一幅《牵牛花》,他在画跋中写道:“予偕山

子晓霞山之西,大岩之东,岩之牵牛,常有花大如斗。予九十二岁时,一日翻旧处变不甯得予少年时手本,九十二始用之。”可见在画家的心中,牵牛花是在年幼时就种在心中了。

牵牛花几乎充盈着我的整个童年。那时的夏天,老屋前篱笆墙上,从春到秋,都长满了牵牛花。那些花婀娜多姿,随风摇曳,远远看上去,整面篱笆恰似一幅随风摆动的画。感觉只有篱笆上的牵牛花,才是最佳搭配。仿似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,牵牛爬上了篱笆,立即就有了一番别样的乡村风情。

篱笆上的牵牛花,总是默默地长着叶,开着花。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,没多久,爬得最快的几株就超过篱笆最突出的几根小树枝了,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蕾,像谷粒那么大,随后便开出大大小小的花儿来。

牵牛花在篱笆上像个泼墨挥毫的艺术大咖,枝蔓伸展到哪里,花就开到哪里,悠闲自在地舞动着自己的丰姿;而那简陋的竹篱笆墙,也被牵牛花染香了,默默成为牵牛花展示才华的舞台。

离开老家后,到了省城读书,去东湖的磨山植物园,各种花卉开在园子里,可我依然喜欢看细细的、小小的牵牛花。也是一年的中秋,我在朋友家的院子看到他种的各色花草。大多数已经是花落叶瘦,那花架下似乎无人注意的牵牛花却长得很特别,它沿着木质的花架向上攀爬着,虽然被很多的花遮住了阳光,却依然开得在滋有味,热情地伸展着腰姿。

“绿蔓如藤不用栽,淡青花绕竹篱开。”或许陈宗远也爱牵牛花。你看,那篱笆上的牵牛花,攀着篱笆的同一根树枝,争着,抢着向上攀着。努力向上,唯恐自己落后于别人似的。

看着它们那种努力向上的样子,心里就想,努力地上,或许就是牵牛花的精神吧。



秋意浓

李昊天
摄

长篇连载



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手背上有几个灰色斑点,难道是炭疽病?王敏之大吃一惊,一个白大褂说:“你感染了病毒,但不是炭疽病毒,是一种‘灰色’病毒。这种病毒不像炭疽病毒,危及人的生命,其扩散后,改变人的颜色,形成灰色人种。灰色人种是精神病患者,神经

系统崩溃,成为行尸走肉。这种病毒极易传染,感染者往往不知不觉,直至病人膏肓。然而,病人却不承认有病,因而讳疾忌医。值得庆幸的是,你已经产生了抗体,具有很强的免疫力,病毒不会扩散……”

王敏之如释负重,辞别白大褂走出来,

只见都是灰色的人群,许多是熟悉的面孔,亲戚同事,邻居街坊,还有教委以及县里的领导。王敏之正在惊诧,摩肩接踵的灰色人群突然变成了灰色洪流,铺天盖地席卷而来。王敏之拔腿就跑,可是,双脚像被鬼拖住了,怎么也迈不开步子……

王敏之顿然惊醒,头发尖尖上都是汗水。窗外露着淡青色曙光,吊瓶嘀嗒响,还有如雷的鼾声。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鼾声从另一张病床传过来。一种十分细微均匀的呼吸声引起他的注意,欠起身子,看见一个人伏在身旁,明媚的晨光洒落在她身上。王敏之急忙坐起,吊瓶被拉扯,剧烈地晃动。那个人一下抬起头来。

郑娟秀!她眼圈发黑,眼膜充血,眼窝深陷,神色憔悴疲惫。王敏之心里隐隐

作痛,责备道:“很快就要考试了,我一点小毛病,你要陪着做什么?”郑娟秀勾了头,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没有吱声。那张病床上的说:“你醒来了,一天一夜,高烧不退,真急人。你女儿是个好孩子啊!寸步不离地守着,什么东西都不肯吃,整日眼泪汪汪的,医生一来,就恳求医生,生怕医生不尽心。”王敏之扭头去看,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,一脸的麻子,红光满面,神采奕奕,不像有什么病。

“我去给你买碗粥。”郑娟秀说着走了出去。麻子告诉王敏之,他是县林业局的干部,已在这里住了两个月。麻子很是爽朗,也很健谈。王敏之强打精神同他说话。

(131)(未完待续)